

周中紀元

南
中
紀
聞

包汝楫 著

中
華
書
局

南中紀聞

此據硯雲甲乙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南中紀聞

明 禾水包汝楫公刻著

余令綏五年。強半常辰。寶武間。數數去還。不則內境深箐。與麓。停車問俗而已。以故地方士風物志。若黔。滇。習俗所繇。目吸耳貯。每詫歎而異之。積久忘失。且罄矣。癸酉正月。游海上。遇崇明僧悅心。談滇粵事頗晰。尋省曩日觀聞。恍若有會。因搜臆而臚其大凡。無裨於術業。聊仿昔賢方言遺意。供丹鉛點綴之餘焉爾。是歲二月朔。公刻子書於虎林禪寺。

倭奴製刀。必經數十鍛。故銛銳無比。其國中。人煉一刀自佩。起臥不離。卽黔。蜀。諸土夷亦然。土夷試刀。嘗於路旁。伺水牛經過。一揮。牛首輒落。其牛尙行十步許纔仆。蓋鋒利之極。牛已斃。猝未覺也。其人走死如驚。亦略與倭同。

倭國無敲朴褫刑。有犯卽殺。儻其死囚。亦不用械繫。第以茅索。縛至一所。令犯者長跼。數僧人爲導引。若懺悔然。旋即刑之。已刑。諸倭競來試刀。頃刻骨肉糜爛。慘酷莫甚。

南詔雲龍山。有共命鳥。又一山。高踰千仞。名無量山。山上殿。相傳自空中移置。爲天帝取天女處。獠獠報讎相擊。必噉其肉。臥皮上。傳云。食其肉而寢處其皮。蓋有自也。

吳人自稱曰儂。晉人曰咱。苗人曰歹。

麻逸國在海島中。俗尙節義。婦喪夫。輒剪髮髻。面絕食七日。臥寢屍傍。七日不死。則親戚勸之飲食。終

身不更嫁。印度國亦然。夫死不再適。妻死不再娶。皆風俗足稱者。

錫蘭國有一大山。侵雲高聳。山頂有巨人腳跡。入石深二尺。長八尺餘。云是盤古氏足跡。

佛氏一莖丈六。泊丈室諸天等語。余初未始深信。近聞鄰人董少泉云。南海盤陀石。形模不甚寬。及登陟甚衆。人不挨擠。此石亦不覺其隘。又武當山聖帝金殿。方廣不踰二丈。雖容數千人。亦復不窄。要知此目前道場。明明證據。可破凡夫隅見。開拓道眼。若更信受不及。是真顛倒。是真邪魔。是真謗佛。

羅鬼服飾。其椎髻向腦。繫以青帕。下穿大褲。上衣齊腰。外罩氈衫。衫掛背。羊皮一方。雖土司宜慰。冠服見中國上司。其袍服後亦掛羊皮。出則仍卸冠服。椎髻短衣如常。又聞羅鬼諸山。其絕頂各突出向前。如椎髻狀。要見服制各不同。亦風土限之。

羅鬼國禾米。佳過中國。彼地人又以燕麥爲正糧。間用禾谷。燕麥狀如麥。外皆糠糲。內有芥子一粒。色黃可食。羣苗以此爲麵。每人製一羊皮夾袋。裝盛數升。途中遇餓。輒就山澗調食。謂之香麵。燕麥在羅鬼偏地有之。利賴甚多。語云。兔絲燕麥。徒有其名。當未覈羅施舊誌耳。

羅鬼人辦中國男女。仍以中國男女配耦。並不給配本地人。云恐亂其種。

黔省久困後。食糧已盡。掘鼠羅雀。并貓犬亦盡其類。圍解三年。城中尙未見貓犬。官衙民舍。鼠子絕無一枚。按察司中。僅有二鼠。見者輒愛而飼之。不行掩捕。戊辰夏。辰沅兵憲迴溪王公爲余言。王自黔臬轉陞。

安會國中甚富。有水銀坑二處。歲獲銀億萬。彼中田土。號黔省上腴。安邦彥未叛之前。其洞外田土。每與漢民互易。迭相輸租。及用兵後。省城外洞田。俱爲黔省人占種。如安會不滅。此又日後兵端也。

貴州羅鬼苗。造馬鞍精巧堅固。騎坐人馬俱適。彼國大頭目一鞍。值價百餘金。最下亦十餘金。更無賤惡不堪者。其鞍轡不用鐵。亦以木爲之。狀類靴頭。雖暮夜行高箐叢草中。露不沾履。

歲丁戌之交。余往返中州。每日早晚。必向平野中。伺日出沒狀。清晨見赤光方動。離地少頃。便高二三丈。迨晚則徐徐縮地。與中天時無異。可見中國去東極甚近。去西極則甚遠。禹服九州。止占大圓東南一隅。卽成周稱洛陽天地之中。亦就禹服道里計之。實非天地全體之中。禪家有四天下之說。當非悠謬。湖廣武昌府通山縣三都地方。崇禎元年四月間。洪水冲出古銅鐘一口。款係周朝製。器上有圓花鐫三字。重十八斤。聲極清遠。初解本府不收。後解貯藩司。

辰州府城南。有伏波將軍廟。在山麓。登廟則郡治民廬官廨。歷歷在目。下瞰江水。浩然南逝。目境甚豁。廟有山谷老人題字畫。奇宕可愛。是其遺跡也。

辰沅江流迤。北自白漳來者。極清。其南自洪江一帶來者。水色黃濁。登山俯瞰。清濁中分若截。雖橋檣競馳。毫無夾雜。大奇大奇。

天啓六年。建魏忠賢生祠於張掖門內。上親賜額。各省直靡然效尤。競爲奢麗。而我浙尤甚。浙祠宮庭之儻侈。不必言。至爲忠賢像。婉轉便捷。一切如生。人間開盛筵。邀忠賢像。張樂高會。陳饌進觴。悉如獻酬。

禮腹中置錫肚腸。上酒輒灌入錫腸中。度將滿。揖像出庭小遣去。錫口塞酒輒注放一磁罈內。隨命撤銷。并酒賜隨侍者。諂媚之工至此。時余在沅陵。聞之南都來者云。此浙撫爲之。撫潘汝楨也。

豸舌如鋸。着處無不立斃。故曰豸舌雖狹。而有殺虎之能。言其銛也。

楚魏間濱河處淤田。往往瀾望無際。其開墾成畦者。動輒千億。真天地間未闢之利也。但彼中治田。不若三吳之勤。歲不過一稔。以此收穫。亦不甚奢。然楚中谷米之利。散給海內。幾徧矣。原大則饒。其然其然。廣輿記載綬事出夢花云。佩之令人夢不忘。余至綬徧詢耆舊士民。並不知有此花。及查該邑舊志。原不

見入物產中。志載之訛若此。居官者慎勿按圖索驥。向方州覓杜若哉。

江豚大者重七八百斤。不可食。熬油燃點極亮。臨水燃豚油燈。水底畢照。一云。歎飲則明。工作則暗。故名懶新婦。

洞庭湖中有白鰕。稍類江豚而大過之。重者每一二千斤。白鰕有雌雄。肚下牝牡狀。醢類男婦。雌者有乳二隻。因疑水俗皆濕生。或卵生也。既有乳。則係胎生。然則海馬、海狗及江豚之屬。亦必胎生矣。或水族四生皆有所不可曉。嘉魚上下排洲間。頗有此魚。

淇衛武公故址也。余丁卯入覲。道經其地。城不甚廣。第股闔稠密。當時夫子庶哉之歎。豈至今猶存其遺耶。郭外淇水環旋。澄碧可愛。然僅涓涓線流。無渟泓蕩漾處。或是時寒涸。水涸乃爾。周望四野。盡平畦。求所謂猗猗竹。絕不得見。想武公時風景。必不若此。感物懷人。可勝仰止。

松鼠能以尾飛。其騰越樹杪。雖相隔一二丈許。但陡墜其尾。驀然飛越。勢在尾也。鷹轉尾而有摩天之勢。松鼠揚尾而有騰空之能。

粵西蟹膳。京師蘋乾。俱以鮮美味屈。折市賣。令名品削色。皆遭劫也。如閩中側生乾製。發販遍給海內。雖失本來。還成佳味。

霍靖州黔人也。嘗爲余言。曾與同鄉張進士。胡孝廉昆仲五人。往武當山進香。開有不二禪師在山。能知未來事。隨即叅訪。不二坐禪入定。不敢驚覺。各默待其傍。少頃。師舒眼見諸公。動問訖。坐語良久。各求指示。師挈霍公手云。汝慢行。我先送四位。及至門。但見師兩目淚流。呼可憐可憐。而別。然後轉送霍公。各亦不解其故。越兩年。安會倡亂。黔省屠戮幾盡。張胡四人俱在難。霍時令我浙臨安。獨得免。不二師之前知如此。彼時山中咸謂不二年一百二十歲。丙寅八月。余在武陵。過德山禪寺。有老衲自言不二門下。亦年百餘歲矣。詢不二已於乙丑歲涅槃。

襄江道中。沿隄上下。蘆蕩不知幾千頃。土色青黃相錯。地形亦不窪。此吾鄉腴田也。不識何故。棄不樹藝。竟作樵漁湯沐邑。海內曠土。總不如湖廣之多。湖廣真廣哉。

荊門州南十五里。地名撥刀石。有關帝廟一所。殿上神座右偏。帝所用大刀。插石竅上。搖之亦動。提之則不能拔。廟僧云。重一百八十斤。刀桿圍可七八寸。刀脊甚厚。長約一丈四五尺許。色澤蒼紺。體式精緻。雄壯。聞天啓元年。黔中總戎張某過此。意欲取閱。辦牲儀拜祭。隨命健兒數十輩。百計取之。不能起。碑

文稱帝過襄樊間。拔刀於石。後土人因山爲祠。塑像供奉。夫帝忠義大節。卓絕千古。不以勇力特聞。卽以勇。亦豈有能出帝右者哉。

荆襄綰穀滇黔襟喉楚魏。天地間大都會也。方劉表彌留之際。昭烈存恤其孤。撫有其地。進窺巴蜀。東向以爭中原。豈不力半功倍。坐爲東吳弋取。乃借而據之。卒以釀釁。不其拙乎。總之。昭烈小慈小諒。而無大略者也。

象有兩門牙。向外垂地。不以嚙物。以其出自口中。輒以爲牙。實非牙也。如鹿角然。雄鹿有角。雌者無有。象亦如之。母象無門牙。

象形至蠢。而性最靈。命之打鼓。以鼻扣地作鼓聲。逼肖命之作虎嘯。吹喇叭。亦彷彿似之。命之跪。輒屈其後膝。命之舞鎗。則以鼻撩鎗盤旋數迴。不但通人言。尤善曉人意。此釋氏所以龍象並稱歟。

緬鈴薄極。無可比似。大如小黃豆。內藏烏液。少少許。外裹薄銅七十二層。疑屬鬼工神造。以置案頭。不住旋運。握之。令人渾身木麻。收藏稍不謹細。輒破。有毫髮破壞。更不可修葺。便無用矣。烏液出深山坳中。異鳥翔集。所遺精液也。瑩潤若珠。最不易得。

茶油樹葉四季常青。每於八九月間開花。色白而香。晝舒夜斂。結實凡十餘月。直至次年六月。方採掇製油。足備週歲之氣。以故色味清和不滑。此食品中最宜脾胃者也。綏靖間多有之。

湖北民俗。喜建庵院。田產兩爭不決者。輒捨作庵中香火。流寓僧道。俱有妻室子女。耕種納稅。與居民不

異。

湖北氣候甚信。每年三月初便舒融。可去綿服。此後更不復冷。無所謂麥秋天者。至十月方穿夾衣。長至以後。亦止須薄綿一重。遂可禦寒。不必重裊襲裘。如我鄉冬月也。滇中更煖。過冬不用綿絮。

戊辰冬。雨雪四五日。綏寧居民。皆謂本年天冷異常。時小江中魚。凍死浮水而甚多。民間附江者。爭取動輒數十斤。余從三都署沿江。過太平里。所目覩者。魚生長於水。寒暑皆藉護持。何至凍死。余謂小江水淺。且江底皆石子鋪積。無水草可以潛伏。以故不能耐霜霰之氣。然彼土人咸異之。

獠人雖有男女居室。然移徙不常。如鳥獸然。遇大山人跡罕到處。有可耕種者。遂結茅栖止。樹藝黍粟。伐大樹爲獨木盤。盎、罈、盒之類。甚巧。攜出市易米菜。能捕虎豹。犀兕。善識草藥。取以療人疾。輒効。又解爲厭魅詛咒之術。書人年庚。埋置土窖中。用法詛咒。其人輒夢鬼物驅擊。往往驚怪嘔吐鮮血而死。謂之埋魂厭咒。獠人雖少。而羣苗避之不敢忤。畏其術也。

湖北郡邑。大都漸染苗習。民間同姓婚姻者。已不勝混亂。其弟配孀嫂。兄收弟媳。亦視爲常事。至於姦情犯倫。如翁亂媳。姪干姑。甚有祖姦孫女。如此之類。不時見告。若盡以法繩之。眞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也。

寶武辰靖間。苗類雖多。而不能爲亂。其族分也。苗性無恆族。分則彼此相軋。一有讐恨。沒世不解。日眈眈窺隙乘之。自相殘噉害。不中漢民縱間。有搶掠獲小利。輒獸匿鳥散。有司但稍以法羈縻之。無他虞也。

頃黔蜀之變。正爲先年設立土司故。土司初藉朝廷名號。箝束其衆。迨後法令已行。苗衆遵服。遂借衆勢脅制朝廷。如邇日奢安兩酋。其殷鑒已。消弭久長之策。無如解散其類。欲散其類。無如革去土司。第方今負固日久。衆志方合。土官不可革也。我革之。彼且彌戴之。其在征勦蕩平後乎。噫。安得王文成。韓苑洛。其人者。與深言苗事哉。

楚地產白蠟。而湖北尤多。取蠟之法。於四月內。將蠟蟲置女貞樹上。蟲吸樹脂。兩三月後。漸長如蠶。遂吐蠟。掩抱樹枝。瑩白成片。九月間採取。煎熬作餅。各夷洞慣畜蠟蟲。縣民但取蠟。不解畜蟲。每二三月。進洞收買蟲。凡一斗。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。貴至二兩外。賤極亦一兩。畜蟲亦在四月中。布種女貞樹。但蟲必俟一年方收。蠟則半歲可得。故漢民多不收蟲。蟲與蠟俱。蠟蟲所生。共在一殼內。大如荳。上面赤色者爲蟲。其下稍白者爲蠟。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。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。樹放蠟者。雖有蟲輒死。不得生子。

湖北民家得獼猴。撫養馴熟。用以防夜。遇晚鎖置戶外。如有聲。輒叫喊報人。秋間蠟樹遍山。每有竊摘者。亦放猴於樹。賊來登高而呼。人咸知覺。往往捕獲。

綏地慣賊。有藏形術。使人對而不見。又能用符水療治夾打。雖重刑困斃。飲之痛立解。仆立起。嘗獲一劫賊章士彥。係黔陽人。審時用新夾棍夾之。踰時筆敲至一二百。已寸步難動。扛抬入監後。隨乞井水一碗。口中不知誦念何語。飲水少頃。足遂能伸縮。半晌輒便站起。通監咸異之。自言有符咒。立能止疼痛。

踏監犯棒杖未愈者。爭相求治。余命監役加鐐杻。晚則銅之於桺。復有竊賊劉傳定。善幻術。能障眼匿形。遇追捕急。每用術颺去。嘗戲用瓦沉池塘中。良久取瓦。輒得魚數尾。云瓦得咒力。旋化爲鰱。魚自就捕也。傳定係綏邑三都里民。同黨甚多。余嘗經過其里。家亦不貧。恃其術。屢犯不懼。丁卯歲。嚴比捕役。百計獲之。詳配大龍驛村。開始安。

臨口巡簡司廨。諸葛武侯屯兵處也。周圍土城可二三里。左山右江。前有觀星臺遺阜。形勝頗佳。武侯南征時。曾駐節於此。古人行必列營。止必築壘。以故猝然撼之不能動。所謂節制之兵。立於不敗者也。

地方靈秀。宜留之本地。官遊偶遇名勝處。止宜探尋賞鑒。題咏標識。不蕪沒山川之秀而已。若採鑿鑿載以歸。取天地間名山大壑之奇。供一家池沼耳目之玩。便山靈削色。游人減致。殊非韻事。

歲戊辰。兩過桃源仙境。其山不甚高廣。憑覽一望而盡。絕無陰崖奧谷。巉岩濞沅。不知何故。現此靈異。地方民居。皆敦樸純龐。循循守禮。綽有古風。大非湖北諸郡。邑。習悍風。習。豈亦仙靈所薰被耶。

通道縣共六里。止二里係漢民。被服與中國同。四里係苗民。不冠不履。男婦俱左衽佩刀。男子頭插雉尾。身穿短襖。胸背兩臂俱花繡。婦女頭髻偏挽右傍。頂上插一銀牌爲飾。上衣齊腰。亦俱花繡。男婦下截止穿長褲一條。冬夏跣足。男子娶婦。過七日。卽送回母家。遇耕穫時。暫喚回幫助。平時止在母處。男子年長未娶。號羅漢。女子年長未嫁。號老陪。其羅漢已娶妻。遇婦人有姿色者。仍托名羅漢。復行取討。老陪已嫁夫。遇得意男子。亦自托老陪。又復嫁配。夫婦不恆。自成夷俗。婦人非有孕欲產。不至原夫家。其

夫各亦不戀本妻。此苗錯處中土。編在版籍。其習俗如是。

東林寺遠公募造木植。俱從小池中浮出。號出木池。遺址尚在。

大小西俱在辰州府沅陵縣境。今俱榛棘荒坵。洞門不可復跡矣。聞之彼中搢紳云。先朝一道臺。游洞。攜出書一卷。及衙齋取閱。前書已成片石。不能緝揭。從此遂迷入洞路徑。夫仙凡龔隔。藉此一段靈異。猶可令徘徊瞻跂。彷彿遇之。今竟因一人閉塞。惜哉。雖然。大道非人不授。仙靈顯現有時。俗人不得其門而入者。安知上根勝侶。不蚤已掉臂而升堂也。

黃帝卽位丁巳。八年甲子。因命大撓作甲子以紀元。此歷家鼻祖也。攷歷代編年史。及康節皇極經世。挨次積算。自黃帝八年爲一甲子起。至我明天啓四年。僅七十三甲子。總七十三甲子計之。大略四千三百餘年耳。程以大椿之數。不足當一春秋半也。何其間渾滴升降之運。理亂分合之統。樊然不可致詰。如彼與。

余戊辰竣計典出都。道由豫梁達楚境。復自襄陽買舟抵常武。凡兩月餘方抵縣。日馳驅廣川崇谷中。韶華春色。付之一擲。因思國朝楊君謙燕回詩。有九十日春如夢過。三千里路看山回語。政堪與余解頤。獅子捉兔捉象。皆用全力。蓋謂其猛鷲之氣。不必得不發也。昧其解者。輒謂事無小大。必須用全副精神。人生有幾副精神。域以泛應耶。庖丁解牛。髀體始用斤斧。排割皆中理解。此所以肯綮未嘗。此所以一朝解十二牛而銚刃不頓。知此道者。可以養生。可以治天下。

長沙湘鄉縣洙津渡。渡夫最刁。客擔經涉。受其逼詐者。無不切齒。按臺孫君。頗聞其故。一日魚服過此。目擊橫慘狀。行部時。令置十竈於渡頭。俱架大鍋蓬蓋。擒獲渡夫。屏人密置一鍋內。各固封其外。焚香禱天。喚渡夫妻。令隨意着火。十鍋聽其信手燃薪。竟焚渡夫。一鍋骨肉糜爛。自此遂不敢肆。余已已秋赴省。村人爲余言。然是時有貨客擔。尙每擔索銀一分。餘風未盡殄也。楚中有走盡天下路。難過洙津渡之謠。

黃鶴樓南望漢陽。城郭歷歷在目。江流相距七里。其實不過四五里耳。風順瞬目可達。水勢亦似不險。然不時有覆溺之患。余扣江干居民。都不解其故。漢陽長楊公四知語余云。此中有弱水三分。以此輒致壞舟。想當然耳。

漢江北爲蛇山。黃鶴樓在其顛。南爲龜山。晴川樓踞焉。黃鶴晴川相望。軒軒秀麗。江流浩濶。城邑殷闐。登覽使人襟期開滌。眼界擴拓。真大觀也。查碑記。黃鶴樓。辛氏故址。辛氏係酒家。一道士時來店中沽酒。隨到隨應。經年不索其值。終始無倦色。一日道士畫黃鶴於壁。輒解飛鳴。道士跨之而去。辛氏捨宅築樓以供。蓋純陽呂師也。今規制崇宏。係是後來宰官改闢。盡非其舊矣。

楚省城垣。因山增築。形勢不圓而方。古所稱方城是也。城中風氣樸茂。被服飲食。皆適豐約之中。余遍游市肆。諸凡蕩心喪志。奇技淫巧之事。絕少。卽此可占民俗之淳。

楚宗錯處市廛者甚多。經紀貿易。與市民無異。通衢諸紬帛店。俱係宗室。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。

亦必借王府名色。各衙門取用紬帛。俱有直月。伺候並不爽悞。宗室與市民一體。

江西吉安府永新縣。有石人洞。傍列羅漢十八位。上有觀音大士一座。形像天成。並非穿鑿。洞後又有風花雪月四小洞。入風洞。令人旋轉。不能站踞。花洞。四時有異草奇卉。雪洞。仰視如雪。月洞。有一隙。逗漏天光。睇盼儼同滿月。山靈之異如此。已巳冬仲。友人賀時。瑜招飲。席間爲余言。

武岡州岷宗素橫。每每強占人田房子。女有司不能禁。天啓五六年間。岷王初立。精明嚴肅。約束諸宗。地方賴以安枕。至崇禎初年。兇校彭侍聖盜帑事敗。賄結逆宗企鉅。一夕毒斃岷藩。士民悲之。如喪考妣。今彭校已伏法正辜矣。

自軍餉煩興。開遼生之例。每名輸銀百兩。有奇。給授衣巾。願聽考試者。學臣一體黜陟。不與考者。青衿終身。尚有限制也。楚中協濟餉。別有餉生之例。每名僅二十兩。亦濫極矣。武陵桃沅間。又有所謂贊生。納銀五六兩。縣給割付。專司行香拜賀贊禮。服色與諸生同混。見道府州邑。稱謂起居。一如諸生禮。昂步街市。人不敢呵。此亦學宮一站也。

綏邑深山洞壑。多有神怪。能致雲雨。每天旱。里民邀巫師。散髮持咒。入深壑內。遇有蛇虺之類。即取回。供奉祈禱。輒得雨。事畢。醺造銀圈等件。贈以繫佩。鼓樂送還原處。已巳年旱。岳溪里民。覓得一蛇。頸項銀圈凡六件。蓋借禱不止一次矣。

湖北大山無人居處。岩洞深窈。往往作老猴窟穴。有術能攝取婦人。入洞淫慾。又不時化作婦人。沿村行。

走或向人家借貸物件，借去亦仍送還。居民多有識之者，畏其術，不敢捕。

大山獠人，攜帶物件出市，或縛置頂上，或繫住脊脅間，並不肩挑手持，彼以爲便，人以爲勞，古稱負戴於道路，此豈負戴之遺與？

辰常間水族甚多，獨無蝦，不知何故。甲魚有大至四五十斤，百餘斤者，極肥美，巨過於鼈，而實非鼈種。

武陵五月間多鱖魚，味甚美，價不甚昂，冬月鮮筍尤多，絕勝閩中。

楚中饒蟹，市兒計隻索值，巨者不過八九文，肥碩似勝我鄉，已巳九月間，寓省幾一月，日市數螯，下酒，省中多用蘇釀，味薄不芳冽，云是蕪湖間販行者，原非蘇造也。

大禹詳內略外，不但弼服建官，卽分州亦然。徐、梁、兗、豫，壤地稍縮，荆、揚、數土則甚衍，蓋古者以南服爲蠻夷之地，要約羈縻，長使不侵不叛而已，不以文法繩也。後世東南日闢，而西北未見擴充，今天下物華土產之盛，萃於吳越，使大禹生此時，畫疆定界，當另有一番裁割。

廣東清遠縣有飛來寺，其地山水極奇秀，忽飛墮一佛殿，殿內大佛五尊，上站一尊，左右各二尊，皆立相。殿內一僧偕來，垣屋牆壁皆不動，止殿後缺一角，飛來時掛在梅嶺地方一崖石上，至今飛來寺一角旋葺旋倒，不能長久。梅嶺人因有掛角之奇，隨庀材造成一寺，名掛角寺。學博常君爲余言

粵西容縣有老君洞，洞內一石人，龐眉瓏容，手植一拄杖，俱天然造設者，洞甚深黝，不可測其底，縣尉嚴君嘉相爲余言。

贛州壽量寺。唐末盧光稠舍宅造建。初光稠閉門病疫。醫藥祠禱弗愈。聞雲泉無憂山有僧道誠者。夙著苦行。延請祈禳。道誠至則云。法華經可愈。光稠如言虔奉。疫疾隨愈。欲贈謝之。道誠云。得一袈裟地足矣。光稠乃捐宅東花園。爲建梵宇。初名盧興延壽。宋祥符中。始賜額壽量。

靖州靛山。一泉從石罅中出。雖大旱。涓流不絕。越八九里方入溪江。遇石坎高處。噴飛激注。若雪捲霜凝。臨流近視。冷冷寒色。薄人。余暑月過此。必停驂盤礴。掬飲而去。泉在孔道間。從無鑿賞之者。止供輿人恣取日用而不知也。

薛濤井在成都府。每年三月初三日。井水浮溢。郡人攜佳紙。向水面拂過。輒作嬌紅色。鮮灼可愛。但止得十二紙。遇歲閏則十三紙。此後遂絕無顏色矣。是紙用以奉貢。歲止獻六張。餘爲蜀府所留。此一段大奇事。校書文彩風流。特借井瀾。見其春容歲歲耶。

諸葛井亦在成都。井口不甚寬。其下則闊落宏奧。上用岩石築砌。虛懸空嵌。竟不墮下。郡中汲取不涸。亦奇蹟也。

玉華洞在沅陵縣船溪驛東五里。深曠瑰異。石柱數株。如古檜喬松。蒼翠聳立。石筍垂垂下插。不計其數。迴環石壁。盡峻峭懸嵌。或如龍馬奔騰。或如諸佛現像。大士跏趺。怪怪奇奇。難以枚舉。辰陽諸洞。當以是爲最。無出其右者。我浙武林石屋。飛來峯。皆被人工穿鑿。大傷本來形模。彼中絕不爾也。獨南嚮石筍二三。尤玲瓏奇絕。爲一道尊採去。游人情之。